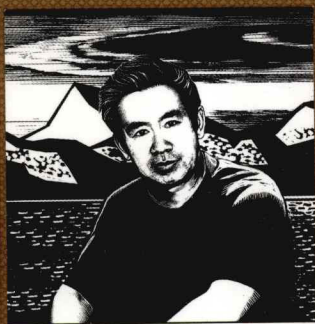




你在高原

张炜 著

7

人的杂志
A Journal of Man

作家出版社

你在高原

张炜 著

—

人的杂志

A Journal of Man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的杂志/张炜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 3
(你在高原)

ISBN 978 - 7 - 5063 - 4934 - 5

I. ①人…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4620 号

人的杂志

作 者: 张 炜

责任编辑: 张亚丽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450 千

印张: 28.25

插页: 3

版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934 - 5

总定价: 450.00 元 (全十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自然，这是长长的行走之书。它计有十部，四百五十万言。虽然每一部皆可独立成书，但它仍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系列作品。在这些故事的躯体上，跳动着同一颗心脏，有着同一副神经网络和血脉循环系统。

在终于完成这场漫长的劳作之后，有一种穿越旷邈和远征跋涉的感觉。回视这部记录，心底每每滋生出这样的慨叹：这无一不是他们的亲身所历，又无一不是某种虚构。这是一部超长时空中的各色心史，跨越久远又如此斑驳。但它的主要部分还是一批五十年代生人的故事，因为记录者认为：这一代人经历的是一段极为特殊的生命历程。无论是这之前还是这之后，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这些人都将是具有非凡意义的枢纽式人物。不了解这批人，不深入研究他们身与心的生存，也就不会理解这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这是命中注定的。这样说可能并没有夸张。

它源于我的挚友（宁伽）及其朋友的一个真实故事，受他们的感召，我在当年多少也成为这一故事的参与者。当我起意回叙这一切的时候，我想沿他们走过的每一个地方全部实勘一遍，并且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必要落实的、严密的计划：抵达那个广大区域内的每一个城镇与村庄，要无一遗漏，并同时记下它们的自然与人文，包括民间传说等等。当时的我正值盛年，并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豪志，又将遭遇怎样的艰难。后来果然因为一场难料的事，我的这个实勘行走的计划只完成了三分之二，然后不得不停下来。这是一个难以补偿的大憾。

因为更真实的追求才要沉湎和虚构，因为编织一部心史才要走进一段历史。

我起意的时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动手写下第一笔的时候是八十年代末。如果事先知道这条长路最终会怎样崎岖坎坷，我或许会畏惧止步。但我说过，那实在是盛年的举意，用书中的一个角色的话说，即当时是——“茂长的思想，浩繁的记录，生猛的身心”——这样一种状态下的产物。

萌生一个大念固然不易，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它为它花去整整二十年最好的光阴：抚摸与镌刻的二十年，不舍昼夜的二十年……

我是一个五十年代生人，可对这一代，我仍然无法回避痛苦的追究。这是怎样的一代，你尽可以畅言，却又一言难尽。仍然是书中的一个物，他这样谈到自己这一代：

“……时过境迁，今天它已经没有了，是的，显而易见——我是指那种令人尊敬的疯狂的情感。每到了这时候，我又不得不重捡一些让人讨厌的大词了。因为离开它们我就无法表述，所以我请求朋友们能够原谅……时代需要伟大的记忆！这里我特别要提到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茬人，这可是了不起的、绝非可有可无的一代人啊……瞧瞧他们是怎样的一群、做过了什么！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理想和幻觉、自尊与自卑、表演的欲望和牺牲的勇气、自私自利和献身精神、精英主义和五分之一的无赖流氓气、自省力和综合力、文过饰非和突然的懊悔痛哭流涕、大言不惭和敢作敢为，甚至还要包括流动的血液、吃进的食物，统统都搅在了一起，都成为伟大记忆的一部分……我们如今不需要美化他们一丝一毫，一点都不需要！因为他们已经走过来了，那些痕迹不可改变也不能消失……”

作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我更多的时候是将一切掩入内心。因为我知道：你尽可以畅言，却又一言难尽。

最后想说的是，我源自童年的一个理想就是做一名地质工作者。究竟为什么？我虽然没有书中一个物说得那么豪迈——“占领山河，何如推敲山河”——但也的确有过无数浪漫的想象。至今，我及我的朋友们，帐篷与其他地质行头仍旧一应俱全。

我的少年时代，有许多时候是在地质队员的帐篷中度过的。我忘不了那些故事和场景，每次回忆起来，都会沉浸在一些美好的时光中。

这十部书，严格来讲，即是一位地质工作者的手记。

这是一个深入阅读的时代吗？当然不是。可是我要终止这二十年的工作吗？当然不能。

可是如此的心灵记录，竟然也需要追逐他人的兴趣？连想一下都是亵渎。

我耗去了二十年的时光，它当然自有缘故，也自有来处和去处。

作者于2009年12月16日

目 录

自 序	1
-----	---

卷 一

第一章

秘籍	3
中年的功课	12
给我童心	25
诤友	39

第二章

那个夏天	54
追梦	63
酿酒师	75
驳夤夜书	84

第三章

雨梁	91
藏徐镇	102
热城	113
驳夤夜书	126
黄先生	131

卷 二

第四章

家园·····	143
驳黄夜书·····	150
好搭档·····	154
孤竹和纪·····	162
少一人·····	168
驳黄夜书·····	171

第五章

殷山·····	175
河汉奇遇·····	184
沙岛上·····	193
归途·····	200
驳黄夜书·····	205

第六章

儒林穿梭·····	208
菊花广场·····	225
旋转·····	232
驳黄夜书·····	239
老铁海峡·····	243

卷 三

第七章

诗与酒·····	255
迎送·····	261
驳黄夜书·····	266

味美思	270
驳夤夜书	278

第八章

山地行	284
驳夤夜书	292
荆山口	298
驳夤夜书	303
醇酒	307

第九章

蓝色破败病	321
追寻	328
疼痛	337
驳夤夜书	341

卷 四

第十章

铁窗	349
解读与诅咒	361
照彻	368
回家	375
驳夤夜书	381

第十一章

一天一夜	386
她们	402
驳夤夜书	412
奔向终点	415

缀章：前夜—后夜	
前夜	422
后夜	433
编后记	442

卷 一

第一章

秘 籍

1

每个时代总有一些应运而生的人，伴随着这些人物，那些梦中都想不到的稀奇古怪东西就会出现。这些东西或者是千载难逢的宝物，或者是平常不得一见的其他怪异，反正一旦出世，总是让人两眼一亮：或者忍住心中的惊讶和悸动，或者失声喊叫出来。眼前的这个家伙是个四十多岁的古董贩子，黄黄瘦瘦，一双又细又长的眼睛半睁半闭，无精打采，好像对自己正做的事情十分厌倦，巴不得早点结束才好。他说话慢慢吞吞，有气无力，就像一个不久于人世的小伙子对我做着最后的叮嘱。他一边说一边抽动鼻子，两撇发黄的胡须也跟着动。他从一只破皮箱中拿出一个木盒，它裹在一个蜡染花布包袱里，展开之后，上面还套了几层粗麻纸之类的东西——就这样一层层解着，逗足了我的一片好奇心。我那会儿不由得把头往前探去，他却故意把身子闪了闪，像是害怕我的呼吸似的。木盒打开了，里面是黑布包起的一沓东西。除去黑布，这才露出了不足两公分厚的、草草订过的一本册子。

“就是这个？”

他眯着眼，发出若有若无的哼叫声。

我想取到手里好好揣摸一下，他却抢在前头把东西搬到了膝盖上，用拐肘护住。

“我不看清它、不仔细看看怎么会下决心呢？”

他懒洋洋地瞥我一眼，香烟在嘴上翘动着，像在最后作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样耽搁了三四分钟，才不得已把盒子放回原地——但并不想让

我动它，而是挥手阻止说：“不能直接用手翻，你得找个家什儿来。”

“什么家什儿啊？”

他想了想，从衣兜里取出一枝火柴杆：“你就用这个掀着看吧。真到了手时，你得专门制个竹片。”

我用火柴杆挑开册子。一股不难察觉的霉味儿、樟脑球味儿散发出来。纸张极劣，一色的蝇头小楷——写字的人渐渐不耐烦了，后面的字迹显得潦草一些。有些字从未见过，大约是一些异体字或什么替代符号；还有让人眼花的勾画插入，夹杂着纽扣那么大的手绘图形，细看好像是一些古代器皿之类。老天，这是一本天书，时下别说把意思弄明白，就是将一个完整的句子读出来都不可能。我摇摇头。

“再好好看看。”

我没有理他。我在想它是什么。

“你如果不看清，怎么会知道它的价值！”

“谁能看懂？有人懂它吗？”

他嘴角那儿有一丝冷笑：“当然——满城也就一两个人吧！要不说这是一本‘秘籍’嘛。”

“‘秘籍’……”我琢磨着他的话，再次低头去看。我看到了“东夷”“鬯器”“东莱”这样的字眼，马上想到了近年来一直研读的书籍——关于东部半岛莱子古国的一些考证。它们显然有着内容上的关联！莱子古国，这是许久以来将我深深缠住的一个题目。我的目光开始贪婪地追逐着，头垂得越来越低。可是没有几分钟两眼就累极了，我抬头揉眼的时候，他却趁机把木盒取回了，并再次用那块蜡染花布盖上。

“你准备要多少钱呢？”我问道。

“这是国宝级呀，哧，再说这是冒死弄来的哩……”

“如果是违法盗来的，我可不敢沾它。”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

“那是从哪弄来的？要知道我不会买不明不白的东西。”

他搔着头皮，然后慢慢包起了木盒，声音小得像是说给自己听：“我怎么知道它从哪里来呢。这不过是民间物件出世了——你要是小看了民间，噢，你也就完了……你要是小看了民间，不拿民间当块干粮，你也就完了……”

他挟着包好的木盒站起来，踉跄着，打着嗝，一摇一摆往前——这

时我才发现这家伙趿拉着鞋子。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五六米远，我才想起什么似的喊了一声：

“请等一等。”

“哼哼，哼……”

2

作为一个古董贩子，这家伙可算老道，只凭鼻子就能嗅出我心里想些什么。他胜了。可是当他“哼”过了，转回头来喊出一个价钱时，还是把我吓了一跳。我多么想要，多么想将这个木盒里的东西据为己有。作为一个中年人，内心里到底想要什么是知道的。可是即便这本小册子镶了金子也不值那么多钱啊。只这样一想又否定了自己：它可能比金子还要宝贵。我正试着下决心，却又一次感到了囊中羞涩。

我请他进屋喝茶。我想借故拖延一下。谁知他随我进屋后立刻精神起来：两眼四下里瞟，像在找什么东西。这副模样使我厌恶。我端了茶，可他根本就不想喝，也不落座，只在客厅一角那儿抱着膀子站定了。接下来我说什么他都不再用心听。

他盯上了一幅画，嘴巴鼓着。

十几分钟过去了。当他转过脸时，马上让我吃了一惊：一直蔫蔫的脸相这会儿突然精神十足，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准确点说，他两眼放出了贼光，瞥我一眼，又飞快回头……他在看那张画。

“嗯，真的是这么回事！”

他咕哝一句，回身端起桌上的茶一饮而尽。

这是一个叫万磊的人一年前送我的画。青年画家，一度走红。不过这个人已经不在人世了。这张画尺幅较大，画得血糊淋拉的，上面的动物非驴非马，还有一簇簇的小人儿在天上飞。他送了我这张画，让当时的另一个画家朋友阳子见了大呼小叫：“呀，万磊能送你这么大的画啊！你们俩什么关系？你还是通过我认识他的呢！这怪了……”他意味深长地盯了我好几眼。

其实我既不喜欢这张画，也不喜欢这个人。当时是梅子在外面听说了这个人的画如何如何值钱，也就取下挂起、挂起又取下地折腾。可惜

这个人已经没了。一切恍若隔世。我这会儿一闭眼，还能想得起万磊咋咋呼呼的劲儿，一个有名的狂人，而且是一个色鬼。在古董商一次次端量它时，我回忆着，一瞬间似乎明白了万磊为什么送画，脸上的汗一丝丝渗了出来。

那次我和梅子一块儿去看一个画展。有一个披头散发的家伙正用后背对着我们。他转过身来，原来是万磊。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一眼盯住了梅子，连连叫着：“这，这是尊、尊夫人？”他看看我，然后目不转睛地盯住她：“尊夫人？尊夫人？尊……”他一声比一声小，一边叫着一边往前凑，一下握住了梅子的手。梅子当时杏眼通圆，两颊绯红，不安地看看我又看他。

画展不久他就送来了画，还来这儿拜访……

古董商身上散发出一股旧衣服的味道。这些家伙差不多各个如此。他不知厌倦地端量墙上的画，我则想起了万磊最后一次来我们家的情形。那一次他喝了不少酒，进门时长时间扶在门框上，两眼急急地寻索。梅子不在。他显然失望得很，手在桌边不停地摩擦。我记得他的手颜色发青，指甲修剪得很好。可能是因为酒喝得太多的缘故，这双手抖得厉害。后来他的目光凝在一个地方不动了——那儿有梅子的一张照片……这就是他与我的最后一面，我们并没有说几句话。

大约是半年之后，就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万磊遭遇了不测。

“这果然是那一张……嗯，果然呀。”古董商一声声磕牙。这人的门牙又细又长，让我想起了啮齿动物。

“如果你愿意，干脆就让我们交换好了！”我突然灵机一动，痛快地说道。

他缓缓转过头来。可能由于这双眼睛过于专注，一瞬间竟然变成了斗鸡眼，让我稍一端量就笑出来。

“嗯？你笑什么？”

“哦，没有，我想起了另一个朋友……我们就谈正事吧。”

“哼，”他捋了一下不长的胡子，“你如果不想开玩笑，就得正经点儿。你知道这都是民间——私底下的事儿。我们民间……”

我注意到他一口一个“民间”。这与我在某些场合听到的一样。奇怪的是他与那些人根本就不搭界。我矜持了一下，皱皱眉头说：“反正谁也看不懂你的书，‘我们民间’找不到买主，再大的宝贝也不过是一

堆废纸。”

他几乎跳了起来，一直低沉的声音不见了，嗓子尖尖的：“什么？废纸？啊呀……你知道什么啊！这是转了八百六十道弯儿才落到我手里的，说不定围绕它还出过人命呢！找不到买主？你错了！要是行当里的老教授什么的见了它，那还不像苍蝇见了血！听你一开口，就知道是一个老赶！”

“我就是老赶。可你越说越玄，谁还敢收藏啊？”

他重新眯上了眼，头往后仰着：“这个嘛，我不过说它是一件宝物罢了。遇上不识宝的人我也懒得费词。实话实说，你藏了，玩上几年，想出手时就在民间找人，私下里流传——千万不要带到国外去，它出不了关的。”

“反正我没有钱，我可收藏不起。你还是拿去找老教授他们吧。”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他把解了不止一遍的花布包袱重新紧了一下，提起来，“不过只叮嘱你一件事：千万不能把这事儿说出去，那样我就完了。”

“为什么？多一个人找你买它不好吗？”

“老天，你这人真是个榆木脑袋啊！知道的人多了，你还让不让我活了？你还是留我一条命吧！”

他受了大惊吓一样啞啞吸气，手垂过膝。他脚步沉重地往外走去，待走到门口突然停下，绝望地回头看看我：“可你还是见了我手里的东西啊，我怎么放得下心？”

他摇摇头，咬着嘴唇，斜着眼瞟墙上的画。这样大约有五六分钟，他沮丧之极地猛拍了一下大腿：“也罢！你就用这张画把它换去吧！我可亏大了，不过谁让我这么喜欢这张画呢！算了，就这样吧，你把画摘了吧，算是让你弄着了……”

我还没来得及动，他已经把花布包放在桌上，快步走到了那张画跟前。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万磊的画。

他已经把画取下来了，咕咕啾啾说着什么，小心地用衣襟揩拭框上的灰尘。

这个人显然是有备而来。当我看着他抚摸画框时，终于晓悟过来，一丝不安随之袭上心头：一个不在人世的、主动送我作品的艺术家，被我这么快地将其赠品处理掉，这意味着什么？这在道义上是否亏欠？是啊，人这种奇特的生物，一旦过世了也就有了一种魔力，说不定他会在某个四维空间里给我一拳呢。

但这种不安只是一闪而过，我们的交易还是达成了。

梅子一回来就望着空荡荡的墙壁发怔，而且在一两个小时之后还要沮丧。我安慰她，并深知自己的莽撞，以至于做下了一件难以挽回的错事。

直到午夜梅子还在悒悒不快。她鄙视那个蜡染花布包起来的木盒。

我在一天多的时间里再也没有打开它。但是中午刚过，一股近似于芬芳的气息从小布包上散发出来。这是真的。一开始我没有注意，后来梅子抽动鼻子，这才引起了我的好奇。我解开布包，立刻有一股确切无疑的香气——类似于檀香一样的气味扑鼻而来。

梅子过去端详了一会儿，走开了。她说：“为一沓破纸送掉一张大画！你知道我父亲要过这画我都没有答应。万磊很少这样慷慨的，他啊，死得太早了……”

我为人间的种种残暴和不测而悲愤伤感，但仍然还是不喜欢这个人。这是没有办法的。这个城市甚至更远的地方都有人为他的画着迷，连阳子也不例外。起因颇为复杂，最初好像是海外阔佬在一个大型拍卖会上买走了他的作品，而后又是国内商人间买来买去。总之我认为画价高得出玄，有点荒诞。而这种事情单纯的梅子是很难理解的。

我以前曾告诉过她：画画的那个人是个色鬼。后来那个人遭遇了不测，我就再也没有提起这个话题。

我真的按照那个人的建议，制了一个薄薄的灵巧的竹片，专门用来翻阅这本秘籍。我终于发现对它怎么呵护都不过分，因为它的确是太脆弱了。纸张糟透了，是那种又黑又黄的粗纸，而且很薄。由于时间的关系，许多字迹已经模糊。显而易见，当年的写作者不仅找不到像样的纸